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怎样创作

3·帕佩尔内 著



契诃夫怎样创作



[苏] 3·帕佩尔内 著

朱逸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沪) 新登字111号

**З. ПАПЕРНЫЙ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ЧЕХОВА**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6 Москва 版本译出

契诃夫怎样创作

[苏]З.帕佩尔内 著

朱逸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5,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327-0679-6/I·337

定价, 8.40 元

内 容 提 要

“人应该或者是有信仰的，或者是在探索信仰的，否则他就是个空虚的人。”“聪明人喜欢学习，笨人才好为人师。”“两条手臂很短、脖子又很长的孕妇，好象是一只袋鼠。”“肥胖的酒馆女主人，她象是猪和大白鲟鱼的混血儿。”——多么富有哲理的名言，多么精辟生动的比喻！这些只是契诃夫手记中的沧海一粟。契诃夫不为人知的简朴的手记本——留给后世的无价瑰宝——是他创作活动的大气层，那里光怪陆离、五彩缤纷：有奇闻式的事件、引人入胜的故事、各种难以置信的遭遇，以及大量的比喻、双关语和性格化字眼；它们是契诃夫作品的复杂的形象组合体的原始分子；作家的形象思维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实验室”里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活动的。本书作者详尽地探讨了契诃夫的这个隐秘的创作生活，准确地揭示了契诃夫的创作特色和使契诃夫之所以成为契诃夫的那些独特而典型的事物的本源。本书材料翔实、分析精辟、文字洗练、富有情趣，是一部研究契诃夫创作的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也是一本了解契诃夫手记（作家构思）是怎样经过长期酝酿而象一粒粒种子那样抽芽吐穗，象一棵裸植物那样茁壮成长的绝妙的教材。

目 次

一	诗人的家业.....	1
二	给滑稽小说用的题材.....	18
三	恰恰不是所需要的东西.....	34
四	种子和植物.....	46
五	带叭儿狗的女人.....	59
六	实质和细节.....	99
七	一些历史材料和文献介绍.....	139
八	“我要写出一些奇特的东西来”.....	172
九	《农民》——中篇小说及其续篇.....	221
十	在老家.....	254
十一	装在套子里的人.....	298
十二	心灵和宝贝儿.....	327
十三	庄园行将拍卖.....	352
十四	未来的目次.....	403

一 诗人的家业

《手记》是契诃夫在撰写时未曾想到他是在著书而写下的唯一的一本书。

它又是前辈们写下的一些最默默无闻的书中的一本书。

札记与札记之间的空隙，象是一些休止符，一些充满了无声的思维活动的休止符。每一个词所表达的不仅是这个词的本身，而且还蕴蓄着某种更深的内涵。

亚历山大·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在谈论契诃夫时说：他是一个“谨慎、多思和对问题作长时间思考的人，他可以一连几年默不作声地酝酿着自己的构思，一直到这个构思成熟为止……”^①

契诃夫的手记会使人想起一种说法：可以听得出草是怎么生长的。

构思象一粒粒种子那样抽芽吐穗，象一棵棵植物那样茁壮成长。

尤里·特尼扬诺夫^②在谈到维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③时

① 见亚·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安东·契诃夫和阿·谢·苏沃林，几点答复意见》。载于《俄国言论》，1914年7月2日，第151号。——原注

② 尤里·特尼扬诺夫(1894—1943)，苏联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

③ 维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1885—1922)，苏联俄罗斯诗人。

说：“他没有‘诗人的家业’，他有的是‘诗人瞭望台’。”^① 这位诗人把自己的手稿装在枕套里随身携带，他既无住处，又无卷房，他不问世事，漫不经心，他在创作上“没有家业”，同契诃夫截然相反。

在契诃夫所经营的创作“家业”中，有着某种农业式的、梅利霍沃庄园式的东西，有着某种园艺式的东西。“家业”是一个宁静、求实和平淡的字眼，但它精确地说明了契诃夫创作实验室的特性。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是个温和的，而且还是个严谨、精细和从容不迫的人。他妥善地安排自己的写作。与他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个语言艺术家，许多东西（有重大的，也有微小的）把他同这位艺术家区分开来。

在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发表作品》一文的那卷《文学遗产》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他会打开任何一页，有时这会是局部已写得密密麻麻的一页，他匆匆忙忙地在页面上记下一些新的思想和形象。他还常常倒翻札记本，一页一页地从左往右翻，按着和以前相反的顺序写上一阵，然后他又翻到札记本的前头，或者是翻开另一个札记本上的任何一页。”^② 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的学者格·米·弗里德连杰尔^③指出，这

① 见维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文集》，第1卷，第29页。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1928年版。——原注

②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发表作品·札记和笔记·1860—1881》，第6页。载于《文学遗产》，第83卷。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1年版。——原注

③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弗里德连杰尔（1915— ），苏联文艺学家、语文学博士。

些札记是一种独特的参差混合的“交错耕地”^①。

这种说法用到契诃夫身上并不适合。契诃夫的手记不是交错的耕地，而更象是管理完善的大片轮作区。他不“匆匆忙忙地”作札记，他从来也不迅速和狂热地做任何事情。他从不将札记写在“任何一本手记本的随便哪一页上”。他用黑墨水写下的一行行字迹，一排接着一排，整整齐齐的，象是一条条小田垅。

契诃夫常常会产生下述联想：家庭业务、园艺业务和写业务。它们都是事业。契诃夫以其沉默的认真和严格的态度对待事业，而且这不仅是一种信念坚定的严格态度，它还是一种精细的态度，几乎是会计式的精细态度。“会计式的”这个词可能会使文学爱好者感到惊恐，但契诃夫本人并不害怕使用这个字眼儿。一八九八年七月二日他从梅利霍沃写信给画家勃拉兹说：“我过着会计式的生活。”(XVII, 279)^②

如果不是这句话本身使人们想起了它，那么我们本可不必加以引证的。显然，我们所注意的并非这句话的直接的字面上的意思。“我过着会计式的生活”——这句话并不能用来说明契诃夫的创作手记，但它却表达了契诃夫工作中那种从容不迫的特点。

契诃夫的“诗人的家业”究竟是由一些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我们先从他的第一本手记谈起。就其出现的时间及意义来说，这本手记都堪称第一本。这里基本上汇集了他的短记原稿。

①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发表作品·札记和笔记·1860—1881》，第95页。——原注

② 这里和以后的引文均见《契诃夫全集》20卷本。国家文艺出版社，莫斯科1944—1951年版。引证时用罗马数字表示卷次，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原注

毛坯和素描。契诃夫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出游意大利之前开始使用这本手记本的。他在第一页上写道：“这个本子是安·巴·契诃夫的。”很可能，当时他是暗自讪笑了一下的。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构思短篇小说《凶杀》，而这个作品的主人公在一本从驿站宪兵那儿拿到的书上写道：“我，马特维·捷列霍夫读过这本书，我认为这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最妙的一本书……”（IX, 37, 请阅短记 I, 45, 3）①

第一本手记本（1891—1904）是主要的创作性的手记本，但其中所记载的并非全是写作札记。从最初的几页开始，契诃夫就在上面记载了一些地址和书名，也记载了帐目。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手记本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有些美的鉴赏者在读到下面这些和平相邻的字句时，准会打一个寒战：

“人类把历史理解为一系列的战役，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都是把斗争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东西。

“来到了维也纳。法兰克福城。寒冷。泻肚。”（I, 2, 4和5。出版者把“泻肚”一词略去了）

又如：“让子孙万代去过幸福日子吧。但是他们应该问一问自己，他们的祖先是为什么而生活的（这是什么样的奖赏），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受苦的。

“脚汗：先用小刷子涂上含有百分之五的铬化物药水，然后让它徐徐地干却，每隔二、三天涂一次。”（I, 80, 10和 I, 81, 1）

① 契诃夫的手记是根据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契诃夫档案选载》一书引证的。引用时，先以罗马数字指明手记本的编号，接着分别用阿拉伯数字表明页码和札记的编号。在一些地方根据对札记的新的理解作了一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些在手记本中原来是缩写的词，我们在引用时都把全词写出。——原注

不论有这种字句毗邻会是多么令人感到有伤体面，我们还是要对它们加以注意，以求更好地触摸到契诃夫札记的特性，感觉到它们的清醒和平凡，它们是常常同简短的记事、同对病人的操心、同友人的委托以及欠债等记载相互交错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第一本手记本称作创作札记本，同时我们应当立即说明：这个手记本中的大部分札记是创作性的，但并非全部都是。

第二本和第三本手记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它们作为记事簿而置备的，但越来越多的创作性笔记也在其中“发芽”。

因此可以说，第一本手记本是创作札记，但其中夹杂了一些非创作性的简短记事，而第二、三两本手记本则是非创作性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创作性的札记。

第二本和第三本手记本是互相联系着的，一本是另一本的继续。第二本手记本始用于一八九一年，结束于一八九六年，第三本开始于一八九七年，一直用到一九〇四年。

所以第一本手记本是主要的一本，第二、三两本好象是与第一本平行的，它们在年代上包括的是同一个时期：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四年。

第四本手记本汇集了一些未被用进作品的笔记。这本手记本从未单独发表过，因为其中的札记都是契诃夫从第一本手记本中转抄过来的。他大概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〇年间开始做这种转抄工作的。早逝使契诃夫中断了这一工作。他从第一本转抄到第四本中的最后一条笔记是：“当一个演员有钱的时候，他就不写信，而是发电报”（从 I，118,6 转抄到 IV，20,14）。

倘若你细读第四本手记本中的最后一些笔迹不匀的札记，你就会感到契诃夫在抄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是多么费力。在这些

札记中有一条是中断了的：“梦。动物园管理员 梦见……”(IV, 20, 12)最后一些话没有写完。这使人感觉到，当时钢笔确实是从作家手中不时地滑落下来。

第四本手记本列举了作家的一些构思，但没有列举完。这是一份对作家的未来创作排出的独特目录，这份目录从许多方面来说永远是一个谜。这是一把种子，这些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就永远停止了生长。

写在一些纸张上的短记是契诃夫继手记本之后做的下一步工作。在这些纸张上聚集着与一篇作品有关的札记。当契诃夫坐下写作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纸张在自己面前摊开。然后，在作品完成后，他就照例把这些纸张上的札记和草稿都毁掉。所幸的是，有一些写有短记的纸张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与中篇小说《三年》、《农民》，与短篇小说《女人的王国》和剧本《三姐妹》等有关的那些写有短记的纸张。

契诃夫的日记同托尔斯泰的日记不一样，它不是以成百上千的页面来计算的，而是以几页几页来计算的。他在一八九六年这一年内只记了二、三页日记，一八九七年稍微少一点，一八九八年的日记则更加少一些。而最后几年的日记都只有几行字。可以说，作为内心所需的经常记事的一种形式的日记契诃夫是没有的。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日记，用实验家们的话来说，那就是有重大否定结果的实例。

给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年当秘书的B.Φ.布尔加科夫在谈论作家的日记时说：

“托尔斯泰好象在研究和考察自‘我’的生活，说得确切一些，他是在研究自‘我’的基础上，勾画出人的真正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不仅对于别人，而且对于本人来说也时常是一种

隐秘的生活。”^①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幅肖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幅与契诃夫相反的肖像。在契诃夫的日记中，“我”几乎是以第三者身分出现的。他在写“我作了这件事和那件事”的时候，语气是那样的平稳、冷静和认真，好象是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一样。我讲述自己，只是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在契诃夫的日记中，你不会象在许多其他著名作者的日记中那样明显地感到在自我描写和客观地叙述别人之间有什么原则区别。

举例来说，一八九六年十月《海鸥》在亚历山大剧院演出时惨遭失败，这对契诃夫无疑是一场大灾难。这件事震撼了他的生活、创作，伤害了他的健康。这次惨败使他付出的真是血的代价，他咯出了血。

但在日记中对这一致命事件的记载却是这样的：

“十月十七日。在亚历山大剧院上演了我的《海鸥》。没有成功。”(XII, 334)

如此而已。

没有丝毫抱怨、悲叹和诅咒。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未作任何解释。

甚至在那些日子里写的信中他也只是说，话剧“在彼得堡首次上演中遭到了巨大失败”。(1896年11月20日致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XVI, 394)这就是说，他在面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的时候，反而比在给别人写信时更有克制力。

“我不能写我自己，”契诃夫承认说。(1894年1月15日致M.

① 见B.Φ.布尔加科夫：《回忆和故事》，第18页。图拉，奥卡河沿岸地区书籍出版社1964年版。——原注

О. 緬希科夫的信, XVI, 114)

还有一本手记本, 这就是契诃夫的通信录。这本手记本有它独特的遭遇。它只是在不久前才为人们所知。它一直保存在契诃夫的妹妹、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主任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那里。一九五七年,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去世, 这本手记本就留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九六〇年, 我们在前面提及的那卷《契诃夫档案选载》问世, 其中首次全文公布了三本手记本(第一、二、三), 就是说, 不仅公布了创作性札记, 也全部公布了事务性的、园艺和医务方面的短记, 还有人名和通信地址。出版这卷资料的编者是叶丽扎维塔·尼古拉耶芙娜·康申娜。她在列宁图书馆主持手稿部工作达半个世纪。她是契诃夫的手稿遗产、特别是契诃夫的手记本的研究者、注释者和出版者。她一个人所作的工作, 几乎可与其他许多专家在这一领域中的全部功绩相媲美。

康申娜的细致眼光甚至连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放过, 那就是记录通信地址的工作在第一本手记本中很早就停止了。^①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从一八九四年起通信地址已集中记在一个专门的通信录中了。契诃夫仔仔细细地填写通信录, 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对这一点叶丽扎维塔·尼古拉耶芙娜是不得而知的。

人们可能会觉得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保存这本通信录的玛·巴·契诃娃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康申娜呢? 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本是十分友好的。显然, 这只是由于时间上的脱节, 当康申娜着手准备出版《契诃夫档案选载》时,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九七一年在雅尔塔举行了庆祝契诃夫纪念馆成立五十周

^① 见《契诃夫档案选载》, 第10页。

年的科学报告会。前来参加报告会的有研究者、作家和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纪念馆里陈列着契诃夫的亲笔手稿。在许多手稿中还露出一本翻开着的通信录，字迹细工工整、质朴秀丽、排列很密，是典型的契诃夫手迹。显然，作家生前没有随身带着这本通信录，而是放在他的书桌上的。^①

我们当时的喜悦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发现了一本与契诃夫交往密切的人的通信录，而且人名、地址均是契诃夫亲手记录的。这里有：康·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П·阿维洛娃，列·安德烈夫，伊·布宁，谢·佳吉列夫，弗·柯罗连科，维·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亚·库普林，康·科罗文，莉·米齐诺娃，伊·莫斯克温，弗·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阿·彼什科夫（高尔基），伊·列宾，谢·拉赫玛尼诺夫，瓦·谢罗夫，列·托尔斯泰，达·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和地址，在他们迁居后，契诃夫又仔细地把他们的地址重新写过。

除了通信录以外，契诃夫还备有一个手记本，认真地记录为病人开列的药方。在一本称做“园艺”的手记本中，记载的是一些植物的名称。另有一本事务札记（这本札记与通信录陈列在一起）。还有一本手记本叫做“保管札记”，里面记载的是一些事务性短记。他尚编有一些图书目录，主要是记载了向故乡塔甘罗格市图书馆赠寄的书籍目录。除此之外，他还在单页纸片上留下了一些事务性短记。

这样，契诃夫的“诗人的家业”就是由以下一些手记本构成的：

① 这通信录将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的30卷本《契诃夫作品和书信全集》的第17卷中首次发表。——原注

第一本手记(1891—1904),

第二本手记(1891—1896),

第三本手记(1897—1904),

第四本手记;

写在一些单页纸片上的短记;

日记(1890, 1896—1903), 以及契诃夫在其父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梅利霍沃日记本中所作的一些记载(1893, 1895, 1896, 1898);

通信录(1894—1904);

记载为病人开列药方的手记本;

园艺手记(“园艺”);

事务札记;

保管札记;

图书目录;

写在单页纸片上的非创作性短记及其他材料。

但是契诃夫的“家业”不单纯是由各种手记本组成的。它联结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血液循环”的完整体系。各种手记本并不是搁置在不同的书架上的,它们是在不断地运动,从一本手记本转到另一本,用今天的讲法来说,它们按各种专门渠道配置和重新配置。

在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手记中,我们感兴趣的是从第一本到第四本,还有写在一些单页纸片上的短记和作家的日记本。

但是简单地撇开其他各种手记是不行的,因为在契诃夫的“家业”中,创作性的和非创作性的东西、写作性的和事务性的东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两者都处于经常的运动之中。

打开契诃夫的手记本,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

图画。但你越仔细地看下去，你就会越清楚，这里的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按照一些既定的线路进行的。起初是五光十色，自相交错的，而后就开始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秩序和条理。

让我们比较仔细地来读一则短记吧！

大约在一九〇一年五月，契诃夫在第三本手记中写道：

“一位老爷在芒东^①附近拥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是他用变卖在图拉省的庄园所得之钱买下的。他有事到了哈尔科夫。我看到，他怎样在哈尔科夫打牌，怎样输掉了这座别墅。后来他到铁路上工作，再后来他就死了。”(III, 74, 6)

我们还记得，第二和第三本手记在起初记载的是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但到后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创作性的短记。契诃夫就把一些短记从第二本和第三本手记中转入第一本，转到他的基本创作储备中去。上面援引的这段札记也转入了第一本手记本(I, 114, 16)。

契诃夫没有把这段札记用到创作中去，因此他就把它转抄进第四本手记本，这第四本手记本正是用以记录一些未被采用的“毛坯”的(IV,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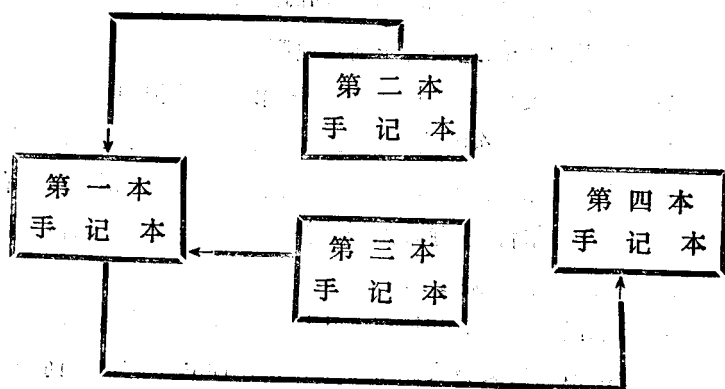
契诃夫在创作剧本《樱桃园》时采用了这段札记，它与该剧的女主角有关，不过改头换面了。郎涅夫斯卡娅说：“我在芒东附近买了一座别墅，他在那儿就病倒了……去年，为了还债把别墅卖了，我就到巴黎去了……”

契诃夫的札记就是这样移转的，起初没有什么改动，而后来突然显示出一些新的方面。

对契诃夫的手记本可以绘出一幅类似线路图的东西来。这

① 地名。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游览名胜，在地中海海边。

幅线路图的最粗略形式如下：



首先札记直接记进第一本手记本，其次它们也记在第二、第三本手记本中。从第二和第三本手记本又转记到第一本中。一些未被采用的“毛坯”则从第一本转抄进第四本。

但这还不过是契诃夫“家业”的总运动中的一圈运动，就是与创作有关的运动。

日记性短记常常以更为展开的形式转入日记本。

事务性札记转记到事务札记本中。

药方则从手记本中转抄进医务札记本。

一些植物名称又由它们自己的运行线路转入到园艺手记本中。

越是仔细地阅读这些手记本，就越感到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逐渐地会发现这些札记在悄悄地、不停顿地运动，会发现它们的隐秘而丰富的生活。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契诃夫的这个隐秘的创作生活。